

合叅  
并講

# 詩經正解

秦

九

漢書門			
二〇	三七	架	函
三	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內閣文庫			
二〇	三七	架	冊
三	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37	
冊數	33 ( 9 )		
函號	273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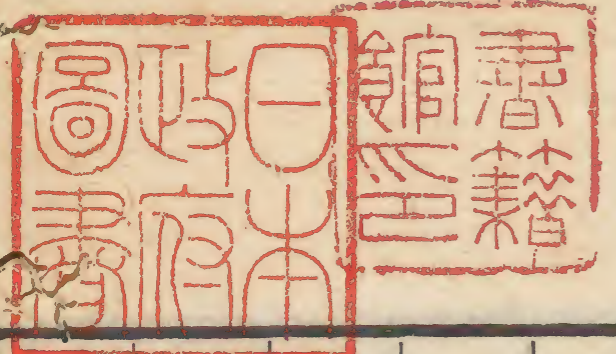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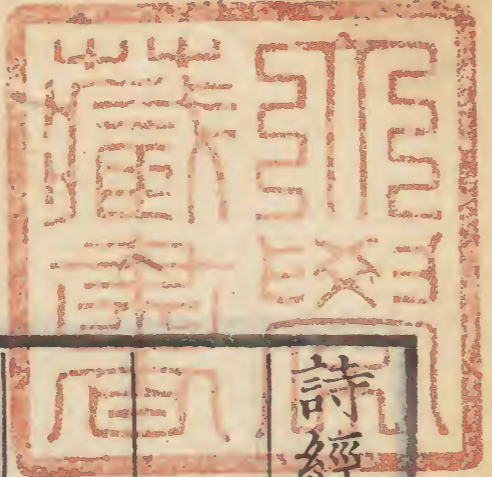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詩經正解卷之九 國風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右

彙輯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門人

盛欽軾又瞻

郝錦章炳文

全校

淺草文庫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瀟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

詩經

卷之九

秦一

十一

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于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譜曰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其末孫非子。周孝王使養馬于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于秦谷。其曾孫秦仲。宣王命

之為大夫。始有車馬侍御之盛。變風始作。其後襄公當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

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按秦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自伯益玄孫非子。以養馬功封附庸。而

邑之秦。嬴氏之統緒肇矣。至秦仲為大夫。而始大。仲之孫襄公。以扈從功封侯。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遂收問

潰民。盡有岐豐之地。先儒謂秦之變風作于秦仲之世。固未可據。然其發于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殊不可

以夷狄目之。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夫岐豐本文王興起地也。秦一變其俗。棄禮義尚戰功。

卒成富強之業。雄視列國。使東西周望之如敵國。然朱子謂雍州土厚水深。有德則易以興。以猛驅亦易與富強。其或然歟。杜

牧謂山東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意亦若此。○豐城朱氏曰。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之世仇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

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仇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于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轍可以不東。

我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仇。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惟其七俗

人氏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

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于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于秦。藉曰其地已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

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勾踐之志。則必不若是忍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不報

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廢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于秦。則秦

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于此矣。可勝嘆哉。○自非子至

康公凡十五世有詩者十。共已下無詩。○秦風何以次唐。秦以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逐霸西戎。卒為強國。故使之次唐也。○秦州即今豈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安府興平縣。並隸陝西。

○車鄰章

**傳**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

好焉。

全首通詩三章。章章要得創見誇美意。一章誇其有。所未有二三章勸其樂所當樂。下章樂字已含誇美中。亦要知誇美。總不在車馬寺人上。○詩作于襄公始為諸侯時。未見而儀衛之森嚴。即他日聞聲稱朕之意。既見而畧其名分。與中國雄桀之士。慷慨悲歌。勉其及時。

以就功名。即安能鬱鬱待數十年之意也。讀車鄰一章。秦之規模。撲定矣。○車馬寺人。俱重創見。意車馬侍從如此。改觀矣。及其既見。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叶典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若謂事出于習見者不足尚。而出于創見者為可誇。我儕世居西陲。習見關隴之故事。今吾君顯伐戎之績。而受岐豐之地。則凡禮儀之備。豈猶昔日耶。彼車所以載行也。秦之車質堅工善。列國之趨乘。不能當一。吾君而為大夫。未嘗無車。而未必盛也。今則有車鄰鄰。背上公之制矣。馬所以駕車也。秦之馬。駉群權。

詩經正義卷之九  
奇列國之選足。不能當一吾君而為大夫。未嘗無馬而未必盛也。今則有馬白顛。空天閑之選矣。于是都宏敞之墟。居巍峩之上。受天子之明命。則所謂錦衣繡裳者。非君子也耶。向也家富百乘。便嬖雖足。以使令寺人。則未有也。今或王人致三錫之禮。或隣方來七介之儀。當未見君子之頃。有此寺人之令。始以請見之意。傳命而入者。此其人繼以君言之意。傳命而出者。此其人威靈氣。豈猶若向在西陸之時乎。禮儀之備如此。皆昔所未見。而今有之者。不誠可誇也哉。

辨講此章上二句誇其義衛之備。下誇其使令之衆也。俱要見昔無而今有意。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故開口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御。凌駕一時。氣概車或有之。安得衆聲。馬或有之。安得奇種。得未曾有。故特誇其有。未見未字。作將字看。玩未見既見。有深居高拱。驅役人。群氣象。所見者。凡他國之賓。鄰封之使。皆是寺人之令。謂傳命出入。儼然諸侯之禮。與為大夫時。使令又異矣。○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蘇傳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阪反音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洛音

逝者其耄音堙叶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耄。○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耄矣。

合參夫禮儀之備。既可誇。則今日者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不及時以爲樂耶。彼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我也。假寺人之令。而內外之言既通。君子之情以諭。其既見也。復何爲哉。但見連席于大庭之上。並坐而鼓瑟焉。豈復彈箏搏髀之爲樂乎。夫少壯幾何。若及今不樂。則逝者不可挽矣。焉知今與君錦瑟相歡者。他時不白髮相憐耶。撫其耄而傷懷。安可不及時爲樂也哉。

阪有桑隰有揚既見君子並坐鼓箏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黃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也。

合。秦阪則有桑矣。隰則有揚矣。我也假寺人之令。而既見君子。但見共榻于廣厦之前。并坐而鼓簧焉。豈仍擊甕叩缶之爲聲乎。夫百年難再。若及今不樂。則逝者不我與矣。焉知今與君合。若笙簧者。轉瞬不遑。若河山耶。念其亡而興感焉。可不乘時共樂也哉。夫國人誇美其君。而簡易相親之俗。悲歌感慨之氣。如此岐

豐忠厚之風變矣。世道升降之機。其在是歟。辨講此二章上四句。以地之有所產。興人之有所樂。興至四句止。下嘆其宜及時以爲樂也。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既見須臾寺人通之。而得見意。古人席地鼓瑟。必須坐。并坐亦是國人相並而坐。非與君並坐也。一說君坐臣亦坐。便是并坐。不必比肩。亦見有簡易相親意。鼓瑟鼓簧。以慶國勢方新。而人心踴躍。說不妨拊鞀彈箏擊缶。而呼烏烏。秦人之舊習。今亦宜改弦易聲。進于中國優柔之趣矣。今者二句。言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見強毅果敢之氣。勇于有爲。

不須指出所樂何事。大約是樂國勢之隆。君恩之盛。便見有人心勸進之思。逝者其耄。言吾人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說。就國人身上說。即扶掖往觀。冀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意一說逝與日月逝矣之逝同。古詩。少壯幾時分。奈老何。又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耄與亡原自無所嫌忌。何必不指君言。○暴富之家。其僕多狎。創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易簡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悲歌慷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于爲秦者。亦以此。○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爲興也。朱子每句着則矣字。多得興意。○麟士云。如劉說。固是周旋集傳。若又一體。然以漆栗興鼓瑟。畢竟寔字相應。末二句隨文相足。四則字平下未安。○季少文曰。首章固是創見誇美。有謂末二章亦是創見誇美。謂笙簧非秦之音。此重了笙簧而不見國人喜幸之意。蓋此人只是因國運方新。華風始振。故見其儀物之盛。遂欲君臣上下。鼓舞以相樂。蓋慷慨激揚意氣也。謂未見而必假寺人傳令。其嚴如此。安得既見而並坐鼓樂也。則此既見君子。當與素衣朱襮。既見君子同意。

車鄰二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嚴緝秦及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响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夫子刪書以秦誓為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以寺人之令為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前知。特以近怪而不言耳。○秦地險阻。汧渭之間。良馬其所產也。平原則利車戰。其俗尚豪華。喜雄武。君子崇大宮室。周盧列衛。小人拊髀擊缶。而歌烏烏。觀其建國之初。而知其子孫雖有天下。大都威力是用。取快目前。未可與了大道也。讀車鄰之詩。而知之矣。○觀是詩。而知秦風之變。豸風之衰也。秦故周地。其民即邠民也。當其盛也。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降為秦聲。修戰鬪上氣力。土鼓息而瑟簧作。先王遺風。蕩然盡矣。○夫音聲非微者也。楚越輕死。故火焰赴水之音作。鄭衛輕蕩。故上宮兩涓之詞興。嬴氏趨功。雖童兒相聚亦詠富貴。芻牧負戴皆羞賤貧。襄公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卒乃鹿入函谷。降王道左。車鄰鄰者。其亦糜弧燕喙之淫乎。

○駟驥章

傳襄公始有田囿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驥

序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全首通詩三章平看。而有次第一章往狩時事。言其車馬之盛。侍御之充。二章行狩時事。言其翼獸之預。射御之精。三章畢狩時事。言其休息之節。綜理之周。通主田獵上說。皆昔無而今有者也。蓋大蒐為諸侯之禮。襄公首舉此禮。其威儀節度。自與昔日不同。全要得創見意。誇美

駟驥音 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九反

賦也。駟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其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駟各兩轡。而駟馬內兩轡納之于缺。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

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合參此亦前篇之意也。若謂吾君向也未為諸侯之時。雖嘗田獵矣。但車馬則未備。媚子則未有。虞人則未置。射御則未善。綜理則未周也。而今豈其然耶。彼方其將狩也。馬以駕車也。則駟馬如鐵。而且極其肥大焉。齊色而亦齊力。馬何美也。轡以御馬也。則兩轡約之于觖。六轡握之于手馬。可控而亦可整。御何善也。斯時也。駕言行狩。公既率于前矣。而公之所親愛者。有媚子也。亦皆相逐于駟職之行。射御于此乎。攸同。左右于此乎。率從。待御又何多也。是其始之車馬僕從。盛備如此。非所謂昔無而今有者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車馬足以任載。下言便嬖足以使令。駟鐵者齊其色。又齊其力也。見馬之良。六轡在手。整控如意。見御之善。麟士按六轡在手。今解只炤註作制度說。頗無力氣。據孔疏則云。御人執其馬出入。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于是聽。是御之良也。俱似勝田獵所從者。衆舉一媚子。以見其餘之盛也。要先點

公之行狩先駕而前。然後媚子從公隨駕而後。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叶常灼反

公曰左之舍

音捨

拔

音鉞

則獲

叶黃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合參及其方狩也。爰有虞人。張翼合圍。驅獸以待。則奉此及時之牡矣。而其辰牡又蕃衍而滋大焉。公于是時。命御者使左其車。以依乎逐禽左之法。但見御者一左其車。而公則舍矢如破。而舍拔之餘。即獲乎及時之牡矣。夫公曰左之。見其御之良也。舍拔則獲。見其射之

卷之九



善也。此其翼射之義。射御之善。皆昔無而今有者也。吾何幸而親炙其光耶。

抑講此章上二句言待獵而禽獸之豫。下言行獵而射御之精。各二句皆相連看。奉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翼者合圍之謂。是驅而聚之一處。以待君之射也。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翼獸見備官。亦見預畜。此句最重。孔頴只帶言。此二句要見公奄有岐豐。故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掩群之地。意公曰左之。就公所乘一車而言。與驅之車不同。逐禽必左。乃為中殺。此御之法也。故公命御者左其車。而御者即旋其車以當獸之左。是合馳驅之法。見御之善也。朱子曰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建安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逐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舍矢是公親射。車既左。便難獲禽。而射者發矢無不獲。則非詭遇獲禽者比。見射之善也。獸之多。于無不獲者見之。歸重美其君上說。矢末為括。以鏃為首。故拔為末。○卧子文。周之鹿未失也。不意辰牡之獻。秦固已得其兆也。嗣後齊之鷹。楚之猴。梁之鴻。鴈。糜。鹿。燕。趙之騏。鴈。

韓魏之青首。且盡圍而獻諸秦也。孔頴哉辰牡。六國固甘心為虞于秦。可奈何。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叶胡田反

輶

音由

車

音鑣

載

音殫

歆

驕

音翼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鏢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于馬銜之兩旁。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檢

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檢。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合參又自其狩畢之時言之。北園之中。可遊息也。乃遊于北園。翠華一幸。偏驚樂事之多。車騎遙臨。益壯園林之色矣。當此時。有駟馬焉。

向攬六轡以馳驅者。今且閑閑維則矣。有輶車焉。向逐禽左以馳驟者。今且有鏢在鸞矣。有檢歇驕焉。向固發縱而指示者。今且載之車

上矣。是不惟人之勞逸有節。雖其犬馬之微。亦皆不窮其力。其綜理之周。又如此。凡此皆非吾人之所習見者也。安往而不見其美哉。夫

以一田獵之間而詳致其... 誇美如此可以觀民情矣... 析講此章首句另講游字主君言而媚子虞人亦在其內下三句叠叠說下人休則馬閑但見其調習而無事馳驅也車行有馬馬口有鑣鑣旁有鸞行徐而聲和也載殮句不復追逐養其餘力也總寫單狩時光景有從容整暇之意○袁元峰云首二句斷馬帶上輕看益以人休則馬之在園者亦惟調習而無事于馳逐也下二句則言以車載犬也鹿野云首句另說言獸畢而游于北園得勞逸之節矣且斯時以閑習之馬駕駕鑣之車以載其犬又得綜理之周舊說多云首句是人適其情下三句是物休其力則下三句是以馬駕車而載犬也不知車馬不為載犬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于犬且以人物對看决然未是○埤雅曰游車置鸞于鑣異于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輕疾故也○孔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獸而前逆之使旋恐其出圍也逆迎也謂與禽遇也○古者狩以講武主習馳射擊刺未嘗以犬從禽今秦仍戎狄之俗而非先王之道也然讀其詩便可想見其躍馬驍雄之氣秦之興也固宜

小戎 駟鐵 三章章四句

一說駟鐵句要見據岐豐而氣象維新跨八百而武事肇舉意六轡句須體大權在握景象奉辰壯奉字見國勢興隆人心競勸意游于北園不重從容整暇要見雄視四方而伯益之舊都所渭之陋習煥然起色意不止休人力也○按秦俗勇悍狩獵馳逐是其常事至此則田而獲獲而休皆有儀文非復向日之無章矣故國人美之○南軒張氏曰讀車鄰駟鐵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于用賢治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按序云美襄公也詩故云譏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惟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媚子也所逐者禽也從禽者獵犬也則其志荒于嬉而小補之規模固自俗尚而知之矣

小戎章

傳襄公遣大夫征我而勞之賦小戎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

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

焉

全直此詩三章平看各開說每章上六句是先誇其軍容之盛下因及其私情也公義私情不並重重公義上○秦俗强悍婦人亦漸染雄風况襄公又以大義驅其民而戰之故雖婦人亦知勇于義如此通章總是誇其車馬器械件件精好非必謂每章各主其一言○周先王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之及幽王不道又為西戎犬戎所殺此君父之仇也襄公承天子之命復君父之仇故云以義興師

小戎

音踐

收五檠

音木

梁輶

音舟

游環脅驅

音叶俱懼反又居錄反

陰

鞞

音胤

蓋

音沃

續

叶辭屢反又如字

文茵

音因

暢轂

叶又去聲

駕我騏驎

音其音鼻

音注又之錄反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淺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收也。五五束也。檠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輶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于輶下。而輶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鞞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轡之有靳是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于驂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執也。執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執。故謂之陰也。鞞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蓋續陰版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于衡

詩

經

正

解

卷之九

十

故別爲二制以引車。亦謂之靳。左傳曰：兩靳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鼻。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辭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爲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合參秦襄公承命以伐西戎。故從役者之家。人作此詩。若謂知義而後可以舉兵。知制而後可以用兵。我君子以君父之仇。爲從役之舉。其軍容之盛。何如乎。今夫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而引重致遠。莫良于馬也。但見戎事之車。小于元戎之制。車之收斂。所載者有軫焉。從前至後。四尺有餘。當大車之半。何其淺也。取其便于攻擊。而驅逐無不利矣。車軫之制如此。車之鈎衡。駕馬者有軻焉。曲上而虛中。其穹如梁。又以革纏木。便服馬也。爲五停而束之。其文章歷錄然矣。鈎衡之制如此。服馬身夾于轅。固無出入之患。而驂次其側。不容無以

防之也。于是爲之游環。貫駢馬之外轡而執之。所以制駢馬使不得外出也。爲之脇驅。當服馬之外脇而別之。所以驅駢馬使不得內入也。斯則控制不勞。將安然于軌道之趨。而鴈行之制。宛然矣。此御駢之法也。服馬頸當于衡。固爲承任之便。而驂次其後。不容無以制之也。今則陰板之上。係以駢馬之勒。馬續勒之環。加以白金之鑿焉。斯則駢有所維。將比協乎引車之力。而環有所飾。不赫奕于載道之光矣乎。此又駢馬引車之制也。至坐于車中者。非茵乎。茵固車之籍也。文以示威。而炳然昭虎革之變。形體即安。而威風亦厲矣。橫于車輪者。非轂乎。轂固輪之主也。孔修且張。而制度踰大車之轂。輻軸交資。而攸往自利矣。夫而後車其盡制哉。然使馬有弗良。不爲虛車之徒飾乎。于是駕我騏馬。其色騏文。又駕我鼻馬。其左足白。齊其力不齊。其高尚其強。不尚其色。汗渭馬多。此其最良矣。以是車馬。伐彼西戎。固義之不容辭也。其如我之私情何哉。故我言念君子。溫然和厚。如玉之潤。而可愛。今果安在哉。我不知胡霜邊雪時。何以處此。如王者亦敦然而在板屋耳。徒使我思而不見。神往玉關。悠悠此心。不覺其曲而亂矣。其將如之何哉。

柳講此章前五句是說車。第六句是說馬。後四句是及其私情也。前五句內以小戎二字為主。下皆析言其制。兵車在前。啓行者元戎。其次小戎。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元戎。宜也。小戎對大車言。伐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車中所載者。謂之軫。即今車箱也。然此不在于任載。以馳驅攻戰爲事。故其軫。伐取其便利。旋習也。孔氏曰。兵車當與之內。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于車內。故以淺深言。按左右爲廣。前後爲淺深。人多誤看。軾以木爲之。長一丈四尺。從前軾以前。稍曲而至衡。則向下釣之。橫衡于軾下。引而服之。軾引車之力。此爲最要。其曲處分作五分。每分以皮束之。使之堅固。其文章。然可觀。而梁則言其形耳。蓋軾是轅端之軾。釣衡以駕馬者。軾形上曲。恐碍馬體膚也。束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斷成。不隨木理。不堅固耳。繫字即在束上看。環是一皮圈。把驂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動的。故曰游。脅驅是係定的。兩條皮隔驂在服之外。如驅馬然。故曰驅。服馬四轡。亦貫于環中。而但言驂者。以驂尤難制也。有皮在外服。亦不得外出。而但言驅者。以其制重于驅。驂

也。蓋服馬身夾于轅。控御固有定所。而驂次服外。縱之則外馳。混之則內入。故又有此制。陰揜軾之板也。車軸端爲軾。又兩輪相去之迹。曰軾。軾在軾前。以板橫側掩之。橫用一板掩其前。側用二板掩其左右。橫側之板。內面與此軾相映。內相映是陰。相映故謂之陰。陰。陰。陰。板上所係之皮。鞞也。凡車轅之端。設之以軾。惟兩服馬得以用力。驂馬之頸。不當于衡。而當服馬之胸。無用力處。故別以皮鞞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使兵車之重。驂馬亦得用力以引之也。陰。鞞二字。重鞞上續者。陰板上續鞞之處也。續鞞處有環。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車中之茵。是君子所依者。取其文以昭威武。車輪之。軾。是小人所排者。取其暢。以便馳驅。蓋軾在車輪之中。以木爲之。中。虛受軸。外則持輻。其制長三尺二寸。比大車之軾爲長。故曰暢軾。蓋。兵車馳驅險阻。欲其堅固。而無脫輻之虞也。駕我句。看一駕字。仍重。在車上。曰騏驎者。見齊足而不齊。毫七。馬良而車益稱完。車矣。温者。就其做人温厚言。大概言其為人如此。不必作美其德。亦不專指夫。婦上說。見秦俗强悍。人習暴戾不馴之氣。家有慷慨激烈之風。而彼。其德性獨純良也。如玉只形容温字。在其板屋。用除兇雪。取意亂我。

心曲就別離情緒言。然方欲其勇于赴敵。不得說淒涼光景。蓋此非翠樓少婦也。想如玉之人在此板屋。正有怨不借行意。○倭收是車軫之制。五檠梁軛。是車衡之制。游環脅驅。是制驂之具。陰鞞塗績。是係驂之飾。然車之與馬。合則兩全。分則兩廢。驂之與服。調則相佐。踦則相敗。故御車之妙在馬。○車制考。方者為輿。輿上橫木為軫。高者為蓋。直而曲者為軛。上下之橫者為衡。車箱旁之材木為較。橫兩較之間者為式。式前三面之材為軌。員者為輪。輪之中持輻受軸者為轂。奏于轂者為輻。輪之受輻處為牙。行地處為轍。又謂之軌。○向文。金革者一人之鎧甲也。兵車者一陳之鎧甲也。春秋之右廣偏箱。漢晉之武剛鹿角。猶存此制。後世毀車為騎。棄乘即卒。而長轂遂不講矣。無惑乎外寇之猖獗也。○麟士云。舊說小戎為主貫下非也。小戎故倭收義相因耳。次句軛直一木。然後從後軫至前軫。始曲而上。言稍連軫也。兩句當一節。脅主服驅主驂。以動靜為義。然止入意多也。陰訓揜軌。羅氏曰。軌在軾前。蓋車軸端而板三面橫側揜之。鄭氏又曰。揜軌在軾前似揜軌。其名如游環脅驅之例也。然曰陰板之上則意主板之續鞞。而不重揜軌。鞞以力板以地。續連之而塗飾之。一字一

意而又四字共一義。事皆係驂兩句亦一節。文首暢毅。連駕我騏驎。又一節也。不必如俗說曰。上五句是車。此一句是馬。如玉不主德說。亂我心曲。亦連在其板屋。亦兩句一節。凡詩皆如此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駟音瓜驪是驂叶

叶疏龍盾之合塗以艘音厥軛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於叶

反合 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駟。驪黑色也。盾干也。畫龍于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敗也。艘環之有舌者。軛驂內轡也。置艘於軾前以係軛。故謂之艘軛。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

合參然此西征之車馬也。我固見而述之。而猶有不盡于所述者。試詳言之可乎。今夫一乘之車。駢服各兩。則馬必駕夫四矣。而有取夫壯者。謂乘馬之賤也。今之四牡。何其孔阜乎。既修既廣。若有以別于凡馬矣。四牡之駕。馬各二轡。則轡不止于六矣。而執止于六者。謂駢轡之半執也。今之六轡。不在其手乎。一盤一控。亦足以徵其良御矣。然轡則六而馬則四也。是故有服馬馬夾轅以居。則命之曰中。于誓其類。則青黑之騏。赤馬黑鬣之駟者。是我事齊力不齊色。蓋惟取諸汧渭之名產也。而居乎中者。足以制乎外矣。有駢馬焉。次服而起。則命之曰駢。爰此其物。則黃馬黑鬣之駟。赤色之驪者。是武事尚強不尚文。蓋惟取諸閑廐之良駟也。而居乎外者。足以輔乎中矣。乃長驅之用。莫勝于車。而依腓必恃乎。捍禦苟衛之有弗周。不將受矢石之患乎。于是有龍盾之設。焉文之炳于干也。固足以昭物水之華。而載之必以二也。尤足以預不虞之備。彼敵入者。不將望于盾之森嚴。而知我車之弗能抗矣乎。長駕之技。莫過于馬。而駢駟每難于控扼。苟御之有弗至。何以範中正之趨乎。于是有輹輶之蓋。馬環以係。夫轡也。固不患于馬壯之或逸。而金以責其觀也。尤不病于文章之弗

炫。彼敵人者。不將望輹輶之輝煌。而知我駢之弗能撓矣乎。以是行師宜無往而不克矣。顧我君子。以溫恭儒雅之資。從討罪復仇之舉。驅馳沙磧之場。在彼西戎之色。君仇未雪。臣子有死事之義。旋歸之期。方在何時乎。胡為不日不月。使我念之切。而憂心冲冲。一至此耶。情為義制。亦末如之何也。已。

柎講此章亦只叠叠說去。四牡四句以馬言。龍盾二句以車言。然特車上物耳。所謂車馬亦非二物。蓋馬以駕車。而車則馬所引以行者也。孔阜見耐馳驅也。六轡句兼中駢說。四馬八轡。止言六轡者何。蓋服馬四轡。全在于手。駢馬外轡在于內。轡在軾。不須牽挽。故只六轡在手。此則可任操縱。而有以制馬之遲速矣。駢駟駢駟分種類而言。即上所謂四牡也。戎事尚強。故不齊色而齊力。亦見為天下之名馬也。不重中駢二字。要知四馬亦只偶舉以概其餘。况上文又言駢駟。可見秦馬之多。玩兩是字。見各當其才也。盾干也。以木為之。即俗所謂遮箭牌也。人在車中。非盾無以為衛。又恐其破壞。故以二盾合載。畫龍見變化之象。載二見預備之周。然此句只重合載不重畫龍也。

一說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壞也。轂環之有舌者。以鐵為之。執駿馬內轡也。不可當陰鞞之鞞。看彼是引車之鞞。此是控馬之轡。蓋兩眼四轡。與兩驂外轡。皆貫諸游環之中。而執之于手。惟驂馬欲外出。則制于游環。欲內入。則制于脅驅。則內轡不須以手牽挽。故獨係之。亦不至以多而亂耳。係轂見維持之固。沃金見文采之章。然此句所主在鞞。所重在漆。不重制駮上。温字與上章同意。在邑者。想像其披堅執銳。出入于板屋之地也。方何為期。只是罪人未得意。國恥未雪。臣子無徒旋之理也。末句思念之情。繼于公義之餘。見情上亦不念忘之意。

伐駟孔群音求牙塗錚音隊蒙伐有苑音氳虎韞

暢鏤音漏膺交韞二弓音弘竹閑緄音袞滕音滕言念君子

載寐載興厭厭音平良人秩秩德音音陵

賦也。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于馬之旋習也。孔甚群和也。牙三隅牙也。塗錚以白金沃牙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于也。盾之别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韞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韞交二弓于韞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繫也。儀禮作鞞。緄繩。滕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繫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合參然軍容之盛。又不但此也。吾見馳驅擊刺之具。備之也。預而用之也。周。試終迷之可乎。四馬有甲。則倣淺叔之意。以為伐駟而薄金為之。取其便于旋習也。人馬相得。則因孔羣之餘。以為孔羣而驅。範之。且和諧而中節也。然馬之和也。固足以利乎車。使牙有弗銳。非所以致果毅也。故牙所以擊刺。而錚塗白金。其器堅也。夫續可塗。釃可塗。而錚亦可塗。軍中多利斷之威矣。乃牙之利也。固足以威乎敵。使于有不衛。非所以遠矢石也。故中于所以捍蔽。而畫羽雜文。其文苑也。夫為文茵為龍盾。而復為蒙伐。舉目有炳耀之色矣。然牙雖



利而程能于一矢之加。非其任矣。爰有弓馬。弓不容以無室。而韋以虎皮為之。炳然昭革虎之變。其即有苑之文歟。伐雖備。而制人于百步之外。非其質矣。爰有馬馬。馬不可以無飾。而膺以白金鏤之。蔚然侈物采之章。其即鎗鏘之制歟。夫予吾知其能刺伐。吾知其能衛。弓矢吾知其能及遠。則亦可以已矣。然弓之利也。為甚溥。則弓之備也。當益精。言觀其韋。藏弓者猶是耳。乃止于韋一。其藏足用也。而一韋可容二弓。弓取其二。以防折壞也。而二弓可以交韋。蓋盾則用合。弓則用二。固有備無患之道乎。言觀其弓。處韋者猶是耳。乃弓有二。不俱張也。而閉之使常可張。故取諸竹。弓在韋。當其弛也。而滕之不任其弛。故取諸緄。蓋韋必用束。弓必用載。固處堅若瑕之意乎。由是而躍。馬橫戈。爭先貫勇。則彼之鉤戟突騎。弗能當也。控弦鳴鏑。射踈及遠。則彼之革筍木箭。弗能支也。以此器械。伐彼西戎。在君子固無辭。往役之義矣。然我也。念睽違之既久。慨會晤之無期。載寢馬而居。為之不寧。載興焉而起。為之不寧。殆心搖搖如懸旌矣。而是君子也。言其為人。則溫和而可親。安靜而不暴。厭厭然此良人乎。言其德音。則備于身而聞于人。發乎邇而見乎遠。秩秩然此德音乎。夫良人可親。

也。而不得以常接于目。使我如之何而不思也哉。夫以從役者之家。人先誇其車馬之盛。而後及其思念之情。可謂先公而後私矣。向非以義興師。何以能使人如是哉。

柎。講此章首句是馬。下五句只鏤膺屬馬。餘皆是車上之物。儀駟孔群。以薄金為甲。取其輕而利于旋習。故其行甚和。蓋物不和則不得群聚。故以群為和。亦見教之有素。而無泛駕之虞也。公矛刃有三角者。又在上為木。其下端平底處為木。謂之鏘。則鏘金以飾之。盾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蒙伐有苑。言畫以雜羽之盾。苑然有文也。公矛利擊刺也。此主敵人。蒙伐備矢石也。此主自衛。虎韋者。以虎皮為藏弓之室。蓄其威也。鏤膺者。鏤金以飾馬當胸之帶。昭其文也。交韋二句。交以齊其體。二以備其壞。竹閉是擊也。以竹為閉。依弓之形。夾于弛弓之裏。用繩約束之。而後納于韋中也。俱虎韋內事。厭厭只是言其安重從容。而不躁卒暴戾意。蓋就平日德性言。不專指夫婦上說。良人婦人稱其夫之詞。德音亦就平日聲譽言。秩秩有序者。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問之言也。夫以此厭厭之良人。而有秩秩之德音。

今乃久從征役而不歸。此所以思念之也。即前如玉之意。若曰以賢故思之。失其旨矣。○大抵伐之鏖之為駟計者。二豎之蒙之為牙伐計者。各一轅之交之閉之。為弓計者三。于此見綜理之必周。威武之必飭。西征真乃萬全之師。○秦俗雖悍然行師事大。非恣睢者所能辦。曰濫。曰猷。曰秩。秩德音。已逆料其必勝矣。此雖就平日說。而師中之輕裘緩帶亦可摹想。

小戎三章章十句

比詩是一篇考工記。○陳文小戎非世道之幸也。咸陽八百里。易為而付諸秦。繼是而後稱兵勤王。楚人又進爵為子矣。秦楚固我狄之流。而得中國之干戈。是以我治戎也。以我治戎。而得與中國之慶賞。則中國亦戎矣。此齊桓一匡之功所由成。而孔子春秋所以作也。秦楚治戎狄。齊桓治秦楚。孔子治齊桓。然則春秋者秦離之繼。而小戎者春秋之漸也。吾故曰小戎非世道之幸也。○黃幼玄曰。大抵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小戎之舉。君子美之。謂其為君父也。而奈何自是之後。孝莊不道。岐豐啓土。苻

食上國心希九鼎。暴陵宗周。而帶甲百萬。勢若建瓴者。不以攘彘。而以滑夏。不以討逆。而以犯順。是畿內之西戎方滅。而域中之西戎復作矣。故使漆室之女聞之。能不于誇秦之婦。扼腕而三嘆息耶。○凌駿甫曰。思其人。因思其車馬。思其車馬。因思其車馬之制度。瑣瑣屑屑。反反復復的。是空闈閑坐。神往沙場。一段痴情痴景。漢魏樂府古詩。亦往往有之。自車制不傳。而此詩遂作極艱極奧之詞。看不知古人曉暢車制。雖婦人女子。觸目衝口。皆能成章。初無艱晦也。

蒹葭章

傳君子隱于川上。缺二慕之賦蒹葭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全肯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反復咏嘆。想像其人所在。而因形容得見之難也。各上四句。是因時而思其人。之所在。下各言求之而不可得。

荆川云。此詩不知所指。蓋秦尚首功。無好賢樂士之風。尚勇力。無男女淫奔之俗。其所思。只泛言。不必求其寔也。○一段縹緲深情。無所寄托。因候而有思。因思而有人。有境。既非可望。可即之人。遂為若遠若近之境。總是思情所發。不可捉摸。作懷人作悲秋。皆未得旨。

蒹音兼 葭音加 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音素

洄音回 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蘼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合參。此詩不知其何所指也。若謂夫人意所有結。則觸目皆傷懷之境。是以予情渺渺。撫當前之物色。而不覺有係思而不能去者。彼蒹

蒹葭之生也。亂菝橫空。其色蒼蒼而未敗矣。白露之降也。金風氣肅。其象則凝結而為霜矣。此非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乎。斯時而江天寥落。四顧無儔。則對此茫茫。嘆百端之交集。悲莫悲于斯時也。乃斯時而有所謂伊人者。果安在也。水勢方弘。烟波浩蕩。伊人乃在此一方也。通意氣于方州。結遙情于千里。庶幾蒹葭白露中。載予俱往。晤伊人于縹緲之鄉乎。則予且逆流而上。不憚溯洄以從之。而無如遠莫能致。其如道阻且長。可慕而不可至也。則予且順流而下。不惜溯游以從之。而無如室邇人遐。其如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也。睹蒹葭之如絮。悵白露之橫江。望水光之接天。嘆美人之一方。此時此情。曷其有極也哉。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

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音遲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水渚曰坻。

合參彼蒹葭則淒淒矣白露則未晞矣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  
思之伊人則在水之湄矣溯洄從之則道阻且躋既遠而不可及又  
欲溯游從之則宛在水中坻雖近而不可即  
夫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爲情哉

蒹葭采采叶此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  
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白沚

合參彼蒹葭則采采矣白露則未已矣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  
思之伊人則在水之涘矣溯洄從之則道阻且右既遠而不相值溯  
游從之則宛在水中沚雖近而不能至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  
以爲情哉吁秦人之思深矣第不知伊人何人而動人景慕至此極  
也然秦之無人所從來矣  
蒹葭之思其亦寓言也夫

析講各章首二句只點一時之景象如此不是秋水方盛觸景思人  
却是有伊人在其意中見百川灌河而益切耳蒹葭句有與秋色俱  
新意白露句有與秋光同潔意思在境先蒹葭白露特其寄耳總是  
一個秋色淒涼景况所謂即心生境也伊人泛說亦若有其人并不  
得而指其人者然姓名不落於人間伊人真可謂高矣所謂二字最  
有味正是意中人難向人說之意在水一方只是想像其所在非真  
有定處也一方猶云天各一方蓋遙想其所居隱然有遺世獨立  
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者總之在而無在也張文可得而懷其  
人不可得而聞其名吾則謂之伊人而已可得而仰其風不可得而  
定其踪吾又疑其在一方而已却用此意懸虛說個一方正始下求  
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迹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  
得哉會得此意則連水亦是借話溯洄四句正解所謂在水一方也  
此四句是往來語只是無方以求之意道阻且長就水上形容勿作  
道路說長以波濤之洶湧言躋以水勢之湍急言右以水面之遙隔  
言宛在水中央正從一方想出宛者非寔有人在正是縹緲無際景  
象極狀其難見之意點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

亦不在中間。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可以意會。太抵若遠若近。令人可望不可親耳。四句總形容欲如此求之。而終難見之意。非當上下求之而不可得見也。○一篇俱就水說。故以蒹葭二句。為叙秋水盛時景色。而蕭索淒涼。增人傷感之意。亦恍然見矣。兼可想秦人悲歌意氣。○蒹葭白露。自是詩人佳話。時文模擬蹈襲。如秦川渭水。烟景橫秋等語。最為可厭。○所謂伊人四字。不言姓名。不言人品。無限深情。千古莫測。既非桑間濮上之妖淫。又非同澤同袍之悍戾。秋水馳神。寄思塵外。意者岐豐故地。自有奇人。而世運已成。回天無計。徒付之水邊一望而已耳。渾涵之極。感慨之深。豈凡心可識。○黃幼玄曰。此詩所指。不知何許人。然觀其所敘景物。皆瀟灑脫塵。則其人必高出于塵囂。而非流俗之人所同者。秦無好賢禮士之風。安得有此意。西周禮義之遺。尚在伊洛之間。或有異人者出。而舉世仰之。以為不可及者乎。

### 蒹葭三章章八句

○此詩在國風中。是第一篇縹渺文字。○此詩不知何指。但從本文索之。便爾無窮。詩家情思。自有一種可思而不可言者。○此詩慷慨低回。千古絕調。即考亭不敢強下注脚。宜倘恍迷離而讀之。○李映碧曰。周之末也。割西周之地。舉以畀秦。其民不復見周宮威儀。隱然有西方美人之思焉。若曰斯時也。非無寺人媚子之從。可以邀歡于琴瑟。亦非無黼衣佩玉之耀。可以驚睹乎新輝。吾獨有懷于伊人。伊人其何在。乎云云。○按小序云。刺襄公也。詩故云。襄公奄有成。周不能訪求故老。故作者刺之。白露為霜。時之變也。蒹葭蒼蒼。物未凋也。喻周雖東遷。人物猶存。顧不知所以用之耳。逆流曰潮回。順流曰潮游。見用非其道。則其人遠。用得其道。則其人近耳。○朱子曰。此詩不知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 ○終南章

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

全首通詩二章俱要得創見誇美意。首章美其容服盛。而有以稱其位。是贊詞。下章美其佩服盛。而欲以久其位。是祝詞。上章所稱是已然事。下章所願是未然事。誇美意固就容服上見。亦要說始為諸侯。方見昔無今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叶將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馭之意也。

合參此秦人美其君之詞。若謂事出于習見者。不足異。惟得于創見者。深可誇。瞻彼終南。據函谷二嶠之阻。華實之毛。固九州之上腴也。而果何所有乎。于誓其類。則有白色之條矣。又有似杏之梅矣。我君子受天王之命。而居諸侯之位。其至止于斯也。豈無所有乎。則見其服于身者。物采章于七命。而有錦衣狐裘之服。非復三命之等威已也。見于面者。氣體移于所養。而有顏如渥丹之容。非復百乘之半采已也。有此衣服。服有此容貌。允乎千乘之具瞻也。豈不稱其為君也哉。

訓講此章興意至五句止。以終南之上。有條又有梅。與君子之來。服盛容亦盛也。終南即周岐豐八百里之鎮也。襄公受平王之命。得此地以為封邑。君子至止。要重看。正是逐戎之後。就封之初。寵膺王命。而奄有岐封時事。至止內。須點始為諸侯意。則下文稱其為君意。方有所歸。錦衣狐裘。只作一件看。鄭氏以錦為素錦。素白而曰錦。蓋用五色絲織以成錦。而以素為主。顯其白耳。此見等威異于緇衣。非復三命之章服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言赤而澤也。此見氣體移于居養。非復百乘之半采也。其君也哉。兼上二句說。非言克盡君

道蓋言有此衣服。有此容貌。足以稱其君之位也。○曹無奇曰。周都豐鎬。而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于考室。節南山刺尹氏。皆指此山也。岐地名山。莫如終南。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誇地有名山。山多材木。見雍州之為上。腹隩區耳。至此便有雄視四海。睥睨八荒。氣概非僅僅游觀覽勝而已。味其君也哉。似有始見驚訝之意。以望之不似人君。炤看自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

將音鎗壽考不忘

與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合參瞻彼終南。阨褒斜隴首之險。防禦之阻。固天地之奧區也。而又何所有乎。言舉其勝。則有廉角之紀矣。又有寬平之堂矣。我君子承

一王之命。而為諸侯之貴。其至止于斯也。又豈無所有乎。言其服則黻繡于裳。而華采之可觀。非復赤芾之舊矣。言其佩。則玉係于身。而將將之可聽。非復葱珩之素矣。居此位。服此服。殆必常至此終南。永為吾民之所愛戴。而長膺垂裳佩玉之慶可也。尚其壽考不忘哉。吾固深幸。而竊致南山之祝也。要之君道之親。不專于容服。壽考之緩。不在于佩服。而秦人之稱願如此。則惟知有秦。不知有周矣。抑講此章興意。與上章同。紀堂見屹奠于不拔也。黃雲孫文。若拱若揖。而日月為之虧蔽。如矯如削。而風雨為之徘徊。此詮紀字。鬱若都會。則烟火所通者。萬家曠若夷原。則經緯所直者。千里。此詮堂字。可謂刻畫黻衣繡裳。亦作一件看。言衣裳之上。繡以黻也。黻皆在裳。此云衣者。衣其總名也。此與佩玉句見非向之赤芾葱珩矣。壽考不忘。只是願其居位長久。勿作祝壽說。疏義謂只是無窮之意。常在此位。則今日之寂見者。又為後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壽考就君言。不忘就民之不忘言。

終南二章章八句

按終南固岐豐之地。而文武所由起也。成周之根本在是。而嗣子乃輕棄之。以委于秦。延及孝昭。稍稍蚕食六國。而席卷于始皇。且剗制改物。盡取周官之威儀。而變革之。此又王伯升降之機。觀世變者。為之深慨。○方山云。復周公之宇。魯人所以頌僖公。而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譏之。終南入秦。周欲不亡得乎。

○黃鳥章

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

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

詩也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皆重惜之詞。以殲我良人句為主。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葬之人。下各表其良。而重致傷悼之意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

叶戶橘反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叶鐵因反

殲

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質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慄。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質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合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而作此詩。若謂天下之不易得者賢也。所貴乎為君者。保而留之。以福子孫。安黎民可



矣。哀哀三良，何不幸而遭此烈禍耶？彼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以死乎？則子車氏之子奄息矣。夫以人從死，已非愛民之心。然使從死而不及善人，則其可哀不如此之甚也。維此奄息，其才德足以超越乎等夷，其武勇足以振拔乎流俗，誠百夫中之傑出者。固宜以之楨幹國家，永為吾民之表率也。今乃生納于壙，當其臨穴之時，而惴惴然戰慄焉，可哀甚矣。彼蒼者天，福善禍淫，此常理也。胡不佑我良人，而殲我良人之命如此乎？然是禍也，若可買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是非不愛其身，而以從死為不足畏也。蓋彼固百夫之特，而足以為秦之重，故以百人贖一人，亦甘心而不辭耳。其如卒不可贖，何哉？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音杭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合參交交黃鳥，則止于桑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仲行矣。惟此仲行，才勇之備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防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惴惴其慄焉。彼蒼者天，生此良人，亦可愛也。何為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乎？是禍也，若可買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卒不可易，而使痛悼之深耶？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音柑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合參交交黃鳥。則止于楚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鍼虎矣。惟此鍼虎材勇之備。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禦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惴惴其慄焉。彼蒼者天。生此良人。亦可惜也。何為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乎。是禍也。若可質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卒不可易。而使悲傷之切耶。君子謂三良之不得其死也。善被戮也。天無親也。康公之忍也。從亂命也。驅無辜也。痛哉。

抑講各章以黃鳥之止得其所。興三良之死非其所。興至四句止。一說棘荆棘也。黃鳥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乎。此以黃鳥之止非其所。興三良之死非其所。下文祭者人所常來。楚者人所常刈。皆言止非其所也。姑存之。誰從字極重。暗指康公。奉父亂命。迫之使從也。詩作于已殞之後。故稱穆公。百夫之特。則特出千百夫矣。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即砥柱中流之意也。禦者亦只是一人。可以抵得百夫。此通就才猷智慮言。時說單以武勇當之。未妥。夫死生之際。聖賢重之。良縱不為無益之悲。亦焉能全無介于其懷耶。惴惴其慄。見得三良決非自殺以從也。夫亦有所迫。而不獲已耳。無所哀訴。而但歸之蒼天之殲。以致不平之鳴也。亦不敢斥君之詞。如可贖兮。正痛恨其

必不可贖也。若曰亂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人代。便失詩人渾厚之旨。使三良果欲以身為殉。則詩當言代不言贖。着一贖字。煞有迫于君命者。然人百其身。正應百夫之持來。蓋彼固以一而當百。此欲以百而易一也。麟士按集傳。皆願百其身以贖之。如言化一身而為百之意。最活。鄭箋云。謂一身百死。猶為之子由云。欲以百人贖其一身。讀詩記引朱氏云。若可以他人贖之。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俱板不  
可從

###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于墮。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

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于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從令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太史公曰。秦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伯戎彝。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能保我子孫者。何其言之自相戾耶。夫殉葬非古禮也。况三良乎。以穆公之賢。猶為之。此詩人所以致譏也。○永嘉陳氏曰。穆公悔過自誓。見于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為穆公之命。夫屬壙方亂。未可遽從。惟堂未徹。無所復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應邵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三子許諾。及公薨。三子皆

從死。陶詩云。恩厚固難忘。君恩安可違。其不謂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益據此也。陶于三良無貶詞。至唐李德裕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以死。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泰山重。安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喪良已微。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謂三良亦不得為無罪也。及過秦穆公墓。又云。穆公生殺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至是而其論始定。陳乾昔之子尊己。魏武子之子魏顛。皆不從其亂命。而以妾為殉。君子美之。康公媿二子遠矣。○夫子錄此詩者。見秦雖居岐豐之故地。而仍用夷狄之惡俗。胥中國而夷矣。痛之極也。○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于作俑。又不幸而至于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况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繼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按

秦本紀。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擲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則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

○晨風章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全旨通詩三章平看。但憂思之意由漸而深。以忘我字為主。而以欽靡樂。如醉字為骨。有一步深一步意。各章上四句與己之不忘乎君子。下言君子之忘乎已也。憂字亦本下忘字生來。註只云以夫不在。恰像不關王事之羈身者。然要亦不必深求。

歎音聿彼晨風叶孚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賦也。歎疾飛貌。晨風鷦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歎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廢序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合參婦人以夫不在而言。若謂不可解者。夫婦之情。苟可相安。無輕言別也。而况其忍相忘也。我于君子之不在。而豈能忘情哉。今夫歎彼晨風之鳥。則歸彼鬱然之北林。物尚有所歸矣。况我以君子為歸者也。今乃睽違于外。而使我不得見之。是以嗟音容之遠。隔念此身之無依。憂心欽欽。而不忘焉。夫我之不忘。君子如北。則彼君子若亦宜以我之心為心可也。如之何不日不月。而無還返之期。匪載匪來。而無來歸之望。乃忘我之實多乎哉。蓋反覆思之。而不得其故矣。

拊講此章大意雖與下章同而興意則異此興有取義蓋晨風仍北  
林為歸興婦人仰君子以為歸也欽欽註解不忘正與下忘我相應  
如何如何二句承上二句說忘我只不歸便是多者以時之久言之  
也猶言弗念室家而愆其歸期良久耳註引廢房之歌蓋証忘字之  
義不可謬入先貧後富講○廢房戶高也○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  
取其往來之疾也○忘我緊根憂心說此蓋真言其不當忘非疑詞  
也

山有苞櫟

音歷叶歷各反

隰有六駮

音剝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洛音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合參彼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况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鬱鬱而靡樂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念契濶之

約而旋歸之無期乃忘我之多一致此乎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也檉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合參彼山則有苞棣矣隰則有樹檉矣况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沈迷而如醉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思偕老之信而返旋之無日乃忘我之多一至是乎夫既明言已之不能忘情于夫而直言夫之不宜忘情于已其情至其義盡若婦人者其可謂賢矣

拊講此二章以山隰之所有興已之所憂靡樂甚于欽欽前但憂而不忘猶有樂可解此則并樂不能解也如醉甚于靡樂前猶知有不

樂此則并不樂亦不知矣○駁之言亦據所見而言○靡樂有抑鬱無聊不能為情意或云絕無可樂之事似深一層○晨風六駁疑于禽蟲草木中各取奇僻者為句

### 晨風三章章六句

華谷嚴氏曰此穆公舊臣所作未見而欽欽不忘其敬也望之久而杳然無聞嘆不復記憶我矣所謂予日望之而王莫予追也○東萊呂氏曰秦之寡恩于晨風權輿見之王子擊好晨風雖當中山被棄之後猶得父子如初詩可以怨亦可以興此類也夫○按雍州無鄭衛浮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之歌是也夫秦民輕生好戰棄其室家而莫之顧寧保其無相忘乎吁視汝潰殷雷之風遠矣

### ○無衣章

傳秦襄公以王命征我周人赴之賦無衣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不與民同欲焉

全首通詩三章一意總是結恩愛于平日正欲共患難于臨時也重在王字上各章語氣自相呼應一則見其有從王之義一則見其有相死之勇須說得忠勇激揚方似秦人口氣寫出他一種壯往親暱之氣便有并吞六國之雄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

賦也袍襜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于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

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懼  
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

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  
子同三字為我。後章放此

豈曰秦俗强悍。樂于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英雄志在策勳。烈  
士不忘報主。固其素所蓄積也。而特患人爭小忿。家構私嫌。至不共  
戴大之憤。及人人自異。而不肯同心以紓國難。是豈予與子所共相  
期勉者乎。是故我之所以欲與子同袍者。豈以子之無衣。而故效推  
解之德者也。蓋以居王之土。食王之食者。皆當靖王之難。安危有相  
倚之機。在王家未必有百年之無故。勞逸有相乘之勢。在吾人未必  
無一且之徂征。萬一中外有警。天子下一詔于沮洳間曰。爾秦素號  
勇悍也。其率三軍。佐我六師。當斯時也。惟我與子實膺斯任。而戈矛  
可不預修乎。五兵利則有備無虞。戎器簡則精神倍奮。王蓋為仇讐  
也。而主之仇。即我之仇。我之仇。即子之仇。殆與子同心協力以匡王  
國。使天下謂我秦人能捐軀以報朝廷也。豈不偉哉。然  
則戀戀于一袍之同者。職是故耳。豈曰無衣云爾哉。

抑講此章同袍。與下同澤同裳。皆是同服意。與師乃未然事。須泛言  
之。不可專指西戎言。王指天子。非指襄公也。同仇非同與敵國為仇。  
謂同敵王之憤。赴難不避死也。如云忘身死敵。人異而心同。委身狗  
國。形殊而心一是也。諸說多云同仇。謂以敵為仇。同力以赴之也。有  
願同袍而益戮力意。此說仇字雖畧異。而相死效忠之意則同。亦可  
從。若依朱豐城患難相恤之說。便有怯死的光景。非詩本意。○要看  
與子同三字。共赴一王。共拚一死。奮不顧身。而平日之相結。  
非徒恩愛矣。要肖他强悍勇往語氣。又要摹他結納的深心。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叶徒 洛反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 叶訖 約反

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于垢  
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台參然不特同袍已也。雖裏衣之澤。亦必與子同。豈謂子之無衣而  
然乎。蓋以王于興師。我不得獨坐以遺君王之憂。且將修我矛戟與

詩經正義卷之九

子偕作。一呼響應。以集天下忠義之心。一麾雲合。以禦邊敵。陸梁之寇。生平結契之雅誼。盡為一王之勁兵。此今日同澤意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

偕行。叶戶郎反

賦也。行。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是所未及。神已先至。不返顧也。身所未經。氣已先馳。勿再計也。平居許與之石交。盡為一時之銳卒。此則今日同裳意耳。故尊王復仇之志。不得不矢之于衆。而同心協力之舉。不得不訂之于先。不然雍州富甲天下。寧至衣不蔽體。而乃區區贈遺自俠耶。夫秦人平居相謂之詞如此。亦可謂樂于戰鬥。勇于公義矣。使當時能道之仁義。則其俗豈止此哉。此秦之所以止于秦也。

合衆又不但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亦必與子同。豈謂子之無衣而然乎。蓋以王于興師。義不容狗身。以忘國家之急。且將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是所未及。神已先至。不返顧也。身所未經。氣已先馳。勿再計也。平居許與之石交。盡為一時之銳卒。此則今日同裳意耳。故尊王復仇之志。不得不矢之于衆。而同心協力之舉。不得不訂之于先。不然雍州富甲天下。寧至衣不蔽體。而乃區區贈遺自俠耶。夫秦人平居相謂之詞如此。亦可謂樂于戰鬥。勇于公義矣。使當時能道之仁義。則其俗豈止此哉。此秦之所以止于秦也。

折講偕作者。見我奮子。不得獨怯也。有鼓舞意。偕行者。見我先子。不得獨後也。有直前意。俱靠一王字說。○人情到不樂田地。即強之使去。亦不輕赴。矧兵凶戰危。肯直前勇往乎。雖強悍如秦人。心惟知有從王之義。故視死如歸。人所憚者。彼獨樂之。詩柄樂字最宜味。

###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于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于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于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于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此著秦俗也。秦人勇公戰怯私鬪。即平居相要。其好勇輕生。尚功負氣如此。蘇子所謂秦人好戰之心。翼然而未有已者是也。



詩經  
卷之九  
三十一  
曰王子興師。猶知有王也。更數世而民惟知有其主。修戈矛以問之。而東周之興移矣。夫子錄之。傷周俗之盡變也。○登山謝氏曰。幽王沒于驪山。此中國大恥。國家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平王君臣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周之地。被先王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殊。人心天理。不可泯沒者。尚異于列國也。○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于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于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子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仇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仇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翼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薛方山云。說者謂周棄王業之根本。以資秦。夫秦非與周為難者也。至孝公之後。秦民為商

鞅。虐政所劫。乃始知有秦。而不知有周。然自孝以至莊襄。凡幾世矣。此猶未敢取周。豈真畏六國之議其後乎。畏秦中忠義之士。與六國共尊周耳。嗟乎。文武成康之深仁厚澤。結于人心如此。後世若蜀之不忘漢。江南之不忘唐。皆其類也。而宋岳飛渡河。河北義士。至荷鋤而應之。此綱常之所以萬古不泯。而非區區威武所能所屈也。○六帖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有教。鼂錯有言。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夫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能合其三。故世世有勝。非幸也。○慶源輔氏曰。先王發秦人。厚重質直之意。與夫强悍果敢之資。及周秦所以導之者不同。而皆易于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後世之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又有感于藝祖皇帝之聖訓焉。亦嘗疑之。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有遺于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秦。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譬之入。則狹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于狹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于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

詩經  
卷之九  
三十一

終不能久而不忘也

○渭陽章

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

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

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

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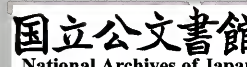
全旨通詩二章平看。上章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章是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俱以送字為主。贈者將其送之情。思者深其

其送之感。都是送中之事。須摹寫一段言有盡而意無窮光景。○通解。此詩只平平敘其送之地。贈之物。思之情。如此耳。不可作自言其送之遠。贈之厚。而思之長。亦不必謂意猶以為薄也。但就讀詩者。見其待舅之意如此。則不妨耳。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穆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于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合參秦康公送其舅公子重耳。而作此詩。若謂黯然魂消者。惟別而已矣。而况甥舅之間。又其天性之至愛者乎。誠以我舅氏也。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得以復國。顧晉之宗盟有托。而秦之後會無期。我能無送耶。即少須臾無別焉。猶願也。送能無至于渭陽耶。所不得越境為別焉。猶歎也。顧渭陽之送。非遙。終歸一別。而長往之途在邇。何申雅懷。因念行必以贐者禮也。吾將何以贈之。吾必有所以贈之。蓋茲行



也。必將列于諸侯。而車馬所當用也。我則以此象路之車四馬皆黃。以為贈焉。簞茀錯衡。輿人昭物采之等。鉤膺倭革。齊毫空汧渭之良。是何足以成禮哉。亦聊以將吾意而已矣。

折講此但叙其送贈之事如此。只間間說路車乘黃之贈。亦以表甥舅之情耳。不必用王氏送之遠。贈之厚意。亦不必用華谷嚴氏歉然以為薄之說。禮不越境。秦西晉東。故東行送之。至渭陽而止也。路車乘黃。諸侯之所乘者。舅氏歸晉。將為諸侯。故以贈之路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皆諸侯也。故以君之車曰路車。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叶所

何以贈之瓊瑰

音

玉佩

叶

反眉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

石而  
次玉

言我舅氏也。兄弟凡九人。而彼獨得以復國。顧亡者有還之日。而死者無生之年。于是因送而有思。一躊躇間。則有滿目蕭然。情到不堪者矣。因思而至于悠悠。一追維間。則有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者矣。蓋繾綣于方寸者無窮。豈但別離之是念。徬徨于衢路者不已。豈徒甥舅之為情。因念行必以贖者禮也。吾又何以贈之。吾必有所以贈之。蓋姦行也。殆將列于諸侯。而佩玉所當用也。我則以次玉之瓊瑰與夫璜琚之玉佩。以為贈焉。周規折矩。而鏗然其有聲。進抑退揚。而鏘然其有度。是何足以成禮哉。又聊以寄吾情而已矣。嗟舅氏從此行矣。感諸疇昔。念此須臾。已不勝神氣沮逆。異日者即能會盟相見。求如今日止車渭水之旁。愴然恤別之苦。豈可復得哉。夫至誠惻怛之意。加于至親之人。殷勤篤厚之懷。溢于言詞之表。康公亦可謂賢矣。

折講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惓惓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語最含蓄。不須說破。俯仰往昔。有無窮之感焉。瓊

詩經卷之九  
瑰玉佩。諸侯所服者。瓊瑰玉佩。只是一佩。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名。玉佩珩璜琚瑀之屬。按佩玉之制。天子用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以此贈晉侯。固用石而次以玉者。此亦有良玉比德之義。蓋十九年之佳公子。所謂唐叔之後。必大者。此也。不然。亦何取于玉佩。即佩亦貽之羞矣。○重耳之君晉。穆公之力居。多康公贈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

###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夷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于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

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克之。則怨欲可消矣。

馮吉人曰。朕脅示奇。已具尊崇之體。仁親為寶。復彰遠大之期。兄弟九人而獨存。見天心之有屬。在外十九年而始返。知人望之攸歸。康公送之。而贈以諸侯之乘服者。正送之歸。晉為諸侯。非獨私情。寔關公義。豈尋常餞別已哉。○康公之送重耳。一片甥舅至情。殷勤自不容已。說者謂秦無文章。唯渭陽一詩。令人讀之。愴然悲心。頓興骨肉之想。如行虛墓。而聞秋蛩之鳴也。○左傳。魯文公六年。秋。晉襄公卒。使先蔑士會。逆襄公庶弟公子雍于秦。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大夫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宣子患穆嬴且畏避。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瓠首。十二年冬。秦伯為令狐之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戰于河曲。秦人夜遁。復侵晉。入瑕。○秦康公納公子雍于晉。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役。夫渭陽之思。亦可取矣。而令狐之怨。何為者哉。○襄公文公。子襄公卒。靈公幼。公子雍好善而長。先

君文公愛之。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時雍仕于秦。故自秦逆之。云○嗚呼怨毒之于人甚矣。渭陽之感。良心也。而令狐之役。所以修怨于昔者。不少假借。何其見母于渭陽。而不免忘于令狐耶。怨欲害之也。雖然。晉之亡也。數矣。定君取伯。寔于秦是賴。而卒成怨禍。晉非少恩耶。君子讀絕秦之書。而後知晉之誣秦也。○秦介在西戎。春秋時始與中國會盟。迨重耳返國。秦穆奔走好會。無役不興。翊成晉伯。未幾。晉文卽世。有于殺之役。秦晉交惡。蓋自彭衙至河曲。略無寧歲。而秦亦始得志于晉。終春秋世。橫行不通。晉之力制其命也。

○權輿章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全首通詩二章。總見其簡賢者之意。各上一句。言始時禮儀之盛。中一句。今日禮儀之衰。末乃嘆其不能繼乎始也。以今也二字作骨。詩意全于此處着精神。○要知詩人之意。重在道上。非為區區一居室一飲食之間而已。然道恒關于禮意。始而夏屋四簷。猶見禮意之盛。處終則不然。禮意衰矣。此便見其君忘道。而賢者所以欲去也。諸說多云。須補不可久留意。愚謂只言終不如始。而其不可久留之意。自于言外見之。以不補為高。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

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衰。供億寢薄。至于賢者每食而無餘。于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言賢者因禮衰而思去。故賦此詩。若謂人君之待賢也。固貴禮意之勤于始。尤貴禮意之善其終。吾君始焉于我也。處我以渠渠之夏屋。凡所以供億我者。無所不至。禮意可謂厚矣。何今也。禮意寢薄。非特渠渠之不復見。且至于每食而無餘。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終不能以及其始。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廢禮也。其所以廢禮者。是忘道也。寧復可以久處也哉。

柳講徐傲。弦謂此詩之旨。即馮驩彈鋏。所謂出無車。食無魚。意夏屋作投室一般。人君待賢之禮。必崇之以安居。養之以大烹。故但言夏屋。則每食四簋之意。在其中矣。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借權輿二字。以言始字意。講中直言不能繼其始。便是不必于造權輿上起義。

於我乎每食四簋

叶已

今也每食不飽

叶蒲

于嗟乎

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簋。簋乘稻梁。簋乘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合參。吾君始焉于我也。食我以四簋之盛。凡所以飲食我者。無所不周。禮意可謂盛矣。何今也。禮意寢衰。非惟四簋之不可得。且至于每食而不飽。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後不能以繼其前。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棄禮也。其所以棄禮者。是棄道也。寧可以久留也哉。

析講。四簋以盛黍稷。孔氏曰。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平常燕食。非禮食也。曰無餘。猶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慶源輔氏曰。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經卷之九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公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戌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

下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申公曰。公強

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

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

之意也。○孔子刪詩至秦風。而終之以權輿。亦猶刪書至秦國。而

終之以穆公也。繼穆公者。取其悔過。終權輿者。罪其簡賢。○此

詩不獨為士惜。為秦惜也。秦之不得進于中國宜矣。卒之却中

國。以業諸侯。而草野間多英雄焉。一失其鹿。群起而逐之。胡遂

以不世。鮮克有終。其所由来漸矣。君子讀秦誓而知秦之所以

興。讀夏屋而知秦之所以亡。○張氏曰。誦權輿之詩。其逐客坑

儒之漸歟。○葉臺山曰。秦俗棄禮義。上首功。以穰侯之恩。而范

雎去之。如弁髦。以白起之功。而杜郵殺之。如土芥。加以商君之

刻薄。無改權輿之習俗。固宜其滅亡之亟也。世皆尤商鞅之刑。而

不知先幾。而待其不飽無餘。然後言之。已無及矣。○按易曰。大烹以養聖

賢。鹿鳴之詩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夫穆公勤求賢士。

西取由余。東得百里奚。迎蹇叔。求丕豹。公孫支。并國二十。遂伯西戎。何康公不世守之。而使賢者有權輿之嘆耶。

###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劉行素云。車鄰。駟鐵終南。皆見秦之強大。小戎。無衣。皆見秦之

勤王。蒹葭。求人。渭陽。篤親。取之也。至黃鳥。失賢。晨風。棄婦。權輿

簡士。而秦為不競矣。夫子錄其善者。見猶有先王之風。舉其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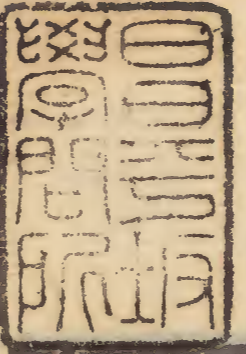
者。見周不復西。而秦之所以止于秦也。○呂記。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

寺 五 二 五 一 七

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馘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獵之事○秦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于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李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

秦國十篇二十小章一百八十一句

秦國十篇二十小章一百八十一句



詩經正解卷之九終

詩經正解卷之九終



